



读·品·悟®

XIANG YUE MING JIA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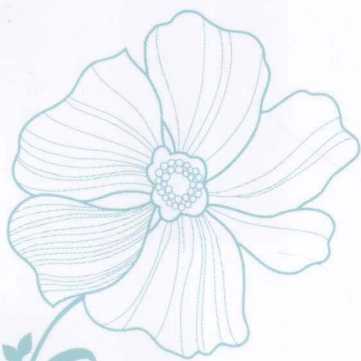
BING XIN JIANG

HUO JIANG ZUO JIA ZUO PIN JING XUAN

生命因放生而 美丽

李国新 著

高长梅 王培静 主编



相约名家

冰心奖

Bingxin jianghuojia zuojia

获奖作家作品

精选



九州出版社

JIUZHOU PRESS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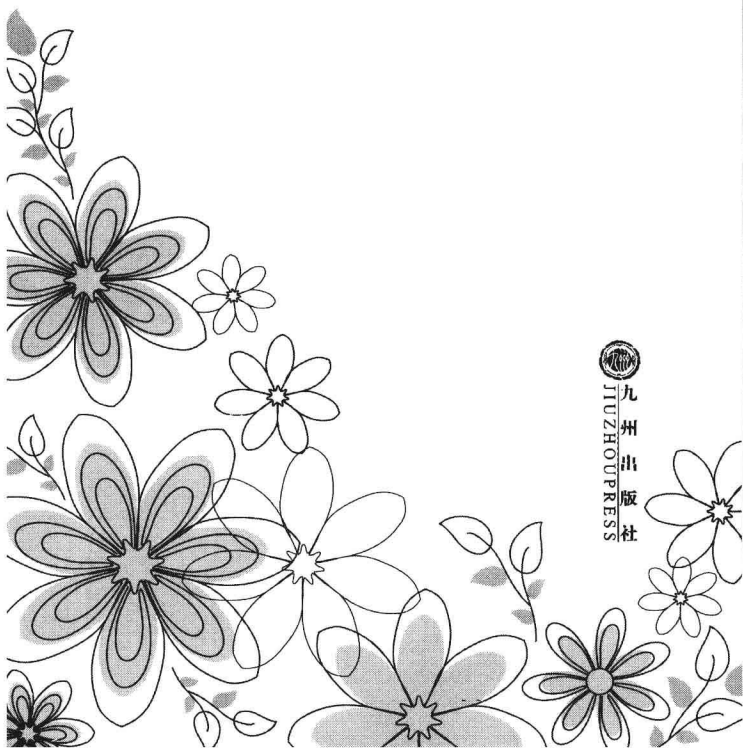
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

高长梅 王培静◎主编
相约名家·冰心奖获奖作家作品精选

生命因放生而美丽

李国新 著

九州出版社
JIUZHOU PRESS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生命因放生而美丽 / 李国新著. -- 北京 : 九州出版社, 2013.5
(相约名家·冰心奖获奖作家作品精选 / 高长梅, 王培静主编)
ISBN 978-7-5108-2073-1

I. ①生… II. ①李… III. ①小小小说 - 小说集 - 中国 -
当代②散文集 - 中国 - 当代 IV. ①I217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3)第084596号

生命因放生而美丽

作 者 李国新 著
出版发行 九州出版社
出 版 人 黄宪华
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甲35号(100037)
发行电话 (010)68992190/2/3/5/6
网 址 www.jiuzhoupress.com
电子信箱 jiuzhou@jiuzhoupress.com
印 刷 北京市德美印刷厂
开 本 720毫米×1000毫米 16开
印 张 9.5
字 数 136千字
版 次 2013年5月第1版
印 次 2013年5月第1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5108-2073-1
定 价 27.60元

第一辑 母亲的鞋垫

母亲的鞋垫 /002

父亲最后的日子 /004

我的爷爷 /007

我的奶奶 /009

我的大妈 /012

我的满族“巴巴” /014

我的岗上婆婆 /017

第二辑 黑苦荞茶的清香

钓黑鱼 /022

捉鳊鱼 /023

给母亲配手机 /025

给母亲买冬衣 /027

捡谷穗 /029

扯秧草 /030

友情如歌 /032

黑苦荞茶的清香 /038

第三辑

生命因放生而美丽

神奇的雾雨峨眉 /042

我的母亲观世音 /044

一只翻毛皮鞋 /049

夏荷 /051

生命因放生而美丽 /053

以茅台酒做外交的黎庶昌 /055

儿子二题 /057

雨中的小红伞 /059

第四辑

都是送书惹的祸

那一片绿色 /062

都是送书惹的祸 /063

记性 /065

黑道 /066

余晖 /068

生命 /070

演戏 /072

神医 /073

官话 /075

第五辑

儿子的旋律

飘逝的玉 /078

程序 /080

冲动是魔鬼 /082

领导的身体 /085

不值钱的作家 /087

儿子的旋律 /089

校友 /091

弥补 /093

其实我很喜欢你 /095

风景 /097

第六辑

我什么也没看见

选举 /102

文殇 /103

最佳陪选 /106

表扬 /107

病 /108

我什么也没看见 /111

意外 /112

桃花灿烂 /114

君子协定 /116

铁榔头 /118

第七辑

领导终于骂我了

要求“进步” /122

钥匙 /123

领导终于骂我了 /124

失之交臂的爱情 /127

宴收 /130

提意见 /131

吃你的没商量 /133

乔 /134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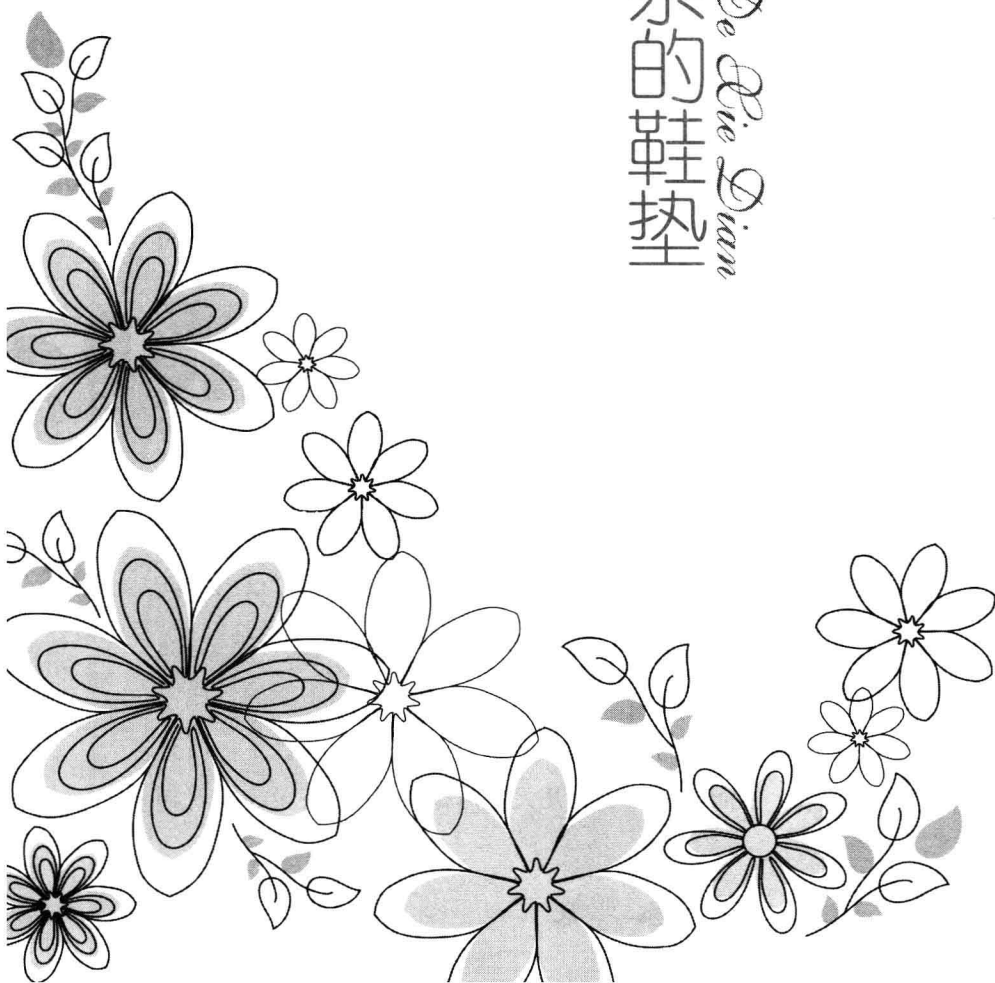
请名人写序 /136

名记者 /139



第一辑

Mother's Shoe Insole
母亲的鞋垫



母亲的鞋垫

母亲年过 70 后,有时候还在做鞋垫。

母亲一生喜欢做鞋垫,鞋垫里的一针一线包含母亲对家人的牵挂和祝福。母亲年轻的时候,她为父亲做鞋垫,直到父亲去天堂都是穿着母亲做的鞋垫。

我是母亲的长子,我的一生没有买一双鞋垫。在我家一楼放鞋的旁边,叠放着母亲为我做的不少各种花色、式样的鞋垫,都是为我每天早晨换不同的鞋准备的。

母亲做的鞋垫,一种是方块格的,针线密密麻麻,虽底面的布很硬但穿着很舒服;另一种是花朵似的,像是桃花,又像是荷花,针线同样密不透风,花骨挺拔,活灵活现的。

母亲的鞋垫,我感觉特色鲜明,或者是优点显著,是市面卖的鞋垫所望尘莫及的。特色之一,就是结实硬朗。市面上的鞋垫都是软散散的,不经穿,针线脱落。母亲的鞋垫可是经久耐用,穿三五年还是新崭崭的。另一个特色是针线饱满。市面上鞋垫针线不多,稀稀落落的,穿在脚底没有感觉,而母亲的鞋垫,一般都绣有荷花、桃花,还有立体感强的方格子,上面的针线错落有致,穿在脚上,好像赤脚踩在卵石上,刺激脚上的穴位,舒服极了。还有一个特点,就是不走形。市面上的鞋垫没几天就瘪瘪歪歪了,甚至会随着脚



的挪动缩成皱巴巴的一团,不舒服,且经过水洗后软绵绵,我母亲的鞋垫与鞋紧贴相处,不起皱折,不变形,洗后清新亮澈,愈加坚硬。

母亲做鞋垫的时候,大多在白天,都是忙完家务事了,她会坐在自家楼房门前,一针一线,不紧不忙的。她有一个针线篮子,里面有各色的布块、花线,有针、剪刀等。母亲的视力很好,根本不用戴眼镜,就是穿针线也很利索。穿针线,过了40的男女恐怕也不是很利索的,而过了50岁的更不用说了。可我母亲70多了,穿针不在话下,这是我很不可思议的。我常这样想,母亲不像我们现在的人,工作压力大,思想不集中,还心浮气躁。母亲一生乐善好施,慈眉善目,心平气和,她在穿针引线的时候,神情专注,她把为儿子做鞋垫作为一种乐事。她会想:儿子穿着我的鞋垫,走路踏实、稳当、舒服,还有平安。鞋垫里面就注满了母亲的情,蕴藏了母亲的爱,还有母亲千针万线织下的温柔、温馨!

多年来,我没有买市面上的一双鞋垫,就是买了皮鞋赠送的鞋垫,我也没有穿上几天,因为它们都变成软绵绵、皱巴巴的,不成体统,被扔进垃圾袋了。但我母亲做的鞋垫,我每天都换一种颜色的穿在脚下。我母亲把她的鞋垫放在鞋架旁,让我挑选,但我母亲没有忘记,经常为我洗鞋垫,洗了的鞋垫,泛着清新和生机,等待着我享用。我没有统计过,也没有问过母亲,她的一生为我的父亲和她儿子做了多少鞋垫,但我想,这个数字是无法统计的,这相当于两辈子了,一辈子的鞋垫给了我的父亲,也就是一辈子的爱,还有另一辈子的鞋垫给予我了,也是一辈子的爱了,这两辈子的爱是不能用金钱、用数字来衡量的。

母亲的鞋垫,被我父亲和我穿在脚下,没有更多人知道,也不会有人看见,那是一种默默无声的爱。那种爱,是用任何语言和文字都无法表达的。

所以,这一生中,我很幸福,因为我不仅在各个方面得到母亲的抚育、呵护,另一方面,母亲用她最朴实的表达方式——鞋垫,给予我无穷无尽的爱,像她慈悲、善良的心一样,让我在这个世界上走路的时候,踏着幸福、踩着温暖,行一生的平安!

父亲最后的日子

父亲中风的时候很突然,猝不及防。白天拖煤去卖,晚上听母亲说:“你么爹吃了两大碗,根本没有什么不好的征兆”。

小时候,我不好养,是独儿子,病又多,经常不明不白地昏过去。大人们就给我在外面拜了两个“干爹”不说,还让我把爹改口叫“叔”,后又要我改口叫“么爹”,一直这样叫下去。

父亲是在晚上11点多钟哑口的。那段时间每天晚上,我和爱人在机关值班,因为我女儿在机关当通讯员,晚上要值夜班,只有我和爱人去顶。快12点的时候,邻居高妈深一脚浅一脚来到机关,在外面大声叫我的名字,“国新,你快回去,你么爹不说话了”。

我一听如雷灌顶,心惊肉跳,真不敢相信高妈的话。

父亲这么好的身体,没有害过什么病,怎么能这样啊!那一年,是2002年的4月,父亲才64岁。

我和爱人几乎是跑回家的,我家的大门开着,屋里全是灯,隔壁的邻居在我家进进出出。

儿女吓得哭哭啼啼。父亲和母亲住在楼顶三层上,一到上面,见昏暗的灯光下,母亲哭着喊父亲的名字,父亲睡在床上,紧闭双眼不说话,只是嘴唇抽动,说不出来,两条腿不停地上下蹬着。



把父亲送到镇卫生院的时候,医生说这是脑溢血。经过一个星期的抢救,父亲还是不说话,大脑好像清醒了一下,只是手在动,不停地比画什么,生命危险算是没有了。我们猜想父亲有什么话没有说出来。究竟是什么呢?我们认为是钱。其实,那年我们家不富裕,购买楼房的钱没有还完,妻子在私企打工,父母亲在街上拖煤卖煤,父亲整天的手上、身上包括脸上都是黑乎乎的煤印子,我有时候在街上碰见了,不忍多看,一看就心酸。做儿子的没有本事,让60多岁的父母在外奔波劳累,惭愧至极。父亲每天上午和母亲去拖煤卖,卖完了,下午就去小茶馆打打小牌,母亲就在家给我们烧火做家务。我当时想,父亲不可能有什么钱的,可是我们在父亲耳边问了几个地方,他只是摇头。后来我们去楼上找,才在一个纸包里找出父亲的私房钱600元,用一层棉布裹着。

父亲在医院住了一个多星期,渐渐睁开眼睛了,但不能说话,半边身子不能动弹。医生说,“只能这样子,你们弄回去吧。”当时,我们家经济拮据,收入低,根本没有能力把父亲送到市医院去。我和大妹夫把父亲用担架抬回来,只带了医院开的药,看父亲的造化了。

渐渐地,父亲在母亲精心照料下慢慢好起来,先是由躺着到坐在床上,又由坐在床上到用一只脚落地,用拐杖撑着一步一步走动。嘴巴由不说话,到含糊不清的开口,吐出来的字,有时候还清楚。再就是,说不出来的话,用左手写出来。当然,父亲活下来了,是我们的幸福,是母亲的功劳,吃、喝、拉、撒都是母亲一人负责,有时候父亲寂寞,母亲就学会打花牌,坐在床上陪父亲打。父亲有时候因病不自由,脾气也大,母亲从不生气,让着父亲。后来,父亲能坐在藤椅上,用脚着力,用手提椅子,一步一步在一楼堂屋里移动。但父亲从来不出门,我也不明白,可能是他不想自己的模样让外面的人看见吧。

就这样,父亲在人生的旅途又过了两年多,到了2004年6月的一天,父亲终于走了。走的前几天,一点儿兆头也没有,听母亲说,他那几天都是用藤椅撑着朝大门望着的。我家的大门朝北,北面是什么呢?后来,我们才明

白,父亲在中风的两年多,多次提到他的娘家,因为父亲是上门女婿,20岁的时候就和小她3岁的母亲结婚,连姓名也跟我母亲姓了,自己过去的名字也换了。其实,父亲的娘家那里也不远,只有30公里路程,他娘家的亲侄儿来看望他的时候,多次要他回娘家去玩。父亲在年轻的时候,很少回娘家,有了大事去一下,过年的时候,把我们几姐妹带过去。那时他娘家也没有什么人,只有他双目失明的母亲和姐姐姐夫,后来这些亲人都一个个走了,父亲就几年不回去了,有什么事,就安排我去。

在我的亲爱的父亲去世后,我才明白:父亲在生病的时候想回一趟娘家,想看一看长眠在那里的爷爷、奶奶和姐姐,可是,他的这个心愿没有实现,是他没有提出来,我们也没有想到。他走的前几天,想硬撑着走到大门口,呆呆地朝北面望着,我们也不知道,只是后来知道了,父亲也就走了。

父亲哑口两天才走的,我在他床前跪着陪他,他的呼吸声由强到弱、由弱到停的过程,那是我最伤心的过程。因为,父亲去的前几天,特别是前一天,没有和我含含糊糊道个别,甚至说几句话也没有,就无声无息去了。父亲的心跳停止跳动后,我为他洗了一次澡,也是含着泪,用毛巾为他擦洗身上。我在为他擦洗身上的时候,我轻轻告诉父亲:“您放心走吧!我会照顾好么妈,照顾好几个妹妹,还有还清家里的债,每年我都去一趟您的娘家!”

已经掉了气的父亲,听我这样承诺,他的眼眶内溢出了眼泪,他的脸上出现了一种宁静和安详。

父亲就永远离开了我们,从此,在这个世界上,我就成了一个没有父亲的孩子了!

但是,在我的心中,我的父亲永远活着,活在我的心中!



我的爷爷

我万分怀念劳作一生属于平民百姓的爷爷。

1995年的腊月十四，是爷爷去世的日子。难怪人们说日有所思夜有所梦，那个月中我时常梦见爷爷。我爷爷和奶奶没有儿女，就从李氏家族过养了一个7岁的女儿，长大后就招了女婿，就成了我的父母亲。

小时候，爷爷奶奶是最疼我的。这可能是俗话所说的“假子真孙”吧！儿时，我和爷爷奶奶睡一起，常常吮吸奶奶干瘪的奶头；后来和爷爷睡一块，常常是抱着爷爷的脚睡着的。

爷爷奶奶疼爱我，偏偏我体弱多病，常常发烧发冷，有时甚至昏迷不醒。我家住偏僻的农村，赤脚医生离得太远。每当我发烧发热昏昏沉沉时，爷爷就守在一旁，奶奶就会用剪刀把自己的头发剪下一缕，揉成团子，抹点口涎，在我的额上揉来揉去。边揉边就喃喃地祈祷：是哪个吓了我娃子的，保佑我儿快点好，到晚上我就为你们烧钱！如头发团子越揉越紧，就说明我有“阴气”，不是外面的野鬼吓了，就是屋里的祖宗摸了。

然后，爷爷和奶奶就到有二里路远的族上伯伯那看“阴气”。爷爷奶奶就会双双跪在族上伯伯面前，恳请菩萨的化身“马脚”伯伯救命。当族上伯伯恩准了，就开一些诸如金条、大宝、冥钱、红衣纸裤若干的单子，爷爷奶奶就千恩万谢，赶忙拖着跪麻了的双腿回来。等到天黑了，爷爷奶奶就把剪

好的冥钱之类在我脸上晃晃,再用竹筛子端到指定的方向,边焚烧边为我喊魂。先是奶奶喊:易长啊,回来哟!爷爷就答应:回来啦!那有些愚昧但充满真情的喊魂声在夜空中久久回荡。

后来就改为我母亲喊,因为有“娘喊千里”之说,但我父亲却不予配合,那时候他在村里当干部,就借故出门,装着不知道,由我爷爷代为答应。直到我长大成了家,病少了即使有病也会到医院去看。每每看到爷爷奶奶剪些冥钱什么的,我就会训他们几句,他们可吃不消,特别是奶奶就会一把鼻涕一把泪地数落我:你狗日的大了,翅膀硬了,你晓不晓得你的一条命,是我和你爷爷用膝盖跪来的?!这时,我就蔫了,默不作声。

80年代初,父亲进了镇办企业,我和母亲及几个妹妹相继来到镇上。爷爷奶奶不肯随迁,守着几亩责任田,每年为我们提供不少蔬菜瓜果和粮食。那时,爷爷年过花甲,身子骨还硬朗,和我下田挑稻谷还比赛,笑我挑稻谷上肩时像在挖“乌龟”。过了几年,爷爷奶奶经我们再三劝说,才来到镇上,那时我喜得千金,父母为生活奔波,我女儿无人照顾,爷爷奶奶帮我照管女儿,帮父母烧火做饭。再后来,我获准生育二胎,且是个小子,爷爷奶奶更是欣喜。绝大部分的尿尿片洗涤成了爷爷的专利。老人的宠爱把重孙辈都弄得没大没小了,特别是那调皮的儿子,常常用竹竿子出其不意敲爷爷那光亮的葫芦脑袋玩,像敲在别人身上一样。

那年,我儿子上学前班,接送的任务就落到爷爷身上了。但这时的爷爷已有78岁了。他开始拄拐杖了,眼窝又深陷了,脸色更枯黑了,走路已摇晃了。每天当我把孩子送到学校,他随后跟着去学校,站在教室外看他的重孙念“a、o、e”。因为人多车多,一到放学,爷爷就牵着重孙的手回家。

渐渐地,我儿子胆子大了,就不要爷爷牵他,就在爷爷前面跑,害得爷爷提心吊胆地跟着他撵。有一回,爷爷坐在学校的台阶上等我儿子下学,当下课铃声响了,他竟然起不来了,双手硬撑着地面也无济于事。正在这时,我妹妹来接娃子见到了,才把他拉起来。此后,爷爷的身体每况愈下,但他从不间断去学校接我儿子,直到他走不动卧床了为止,但他躺在床上也问我奶



奶：娃子回来了吗？在我爷爷掉气的前几小时，那是晚上9时左右，他由奶奶搀着起床小便，只问过这样一句：老婆子，把门不关了，易长还没有回来哩！其实，我早已就寝。

虽然这是爷爷失去理智后说的一句胡话，但他还在惦记着我。话刚落，爷爷就不说话了，在床上一个劲地哼，呼吸也急促起来。12点钟左右，母亲才把我叫醒，极悲伤地说，起来，爷爷快不行了。果真爷爷的哼叫声愈来愈弱。我流着泪唤他，他已不知晓了。他的呼吸声一声比一声弱，渐渐地只有出气没有进气了。我用手抚摸他干瘦的给我慈爱的脸，摸他那劳碌一辈子给我温暖的手。天刚亮时，爷爷就到天国去了。

那些天，我经常梦见爷爷。梦中的爷爷头扎青巾，身穿青色长袄，满脸慈祥。他好像是到学校为我接了儿子的，一只手提着个小篮子，另一只手牵着我的儿子，正朝我们家走去。我在梦中好像知道爷爷已不在了，但我却感激他，就对他说，爷爷，您对我们太好了，今生我们已经不能报答您的恩情了，只有等到来世再来报答您吧！话一说完，我就醒了。

我的奶奶

奶奶的一生是很苦的。

她不足20岁就只身从荆门后港远嫁他乡，而婚后不久又丧夫。我爷爷那时也丧妻，后经人介绍奶奶与爷爷“搭伙”了。从此，他们没生育一个孩

子。我母亲就是爷爷抱养的女儿,再来招女婿。

从小至今,重男轻女的爷爷奶奶最疼我,大概因为我是稀之为贵的儿子,而我底下有4个妹妹。由于爷爷奶奶惯宠我,老天爷就偏让一些小病小灾老是缠着我。可吓坏他们了。那时,我躺在奶奶怀里,她用剪刀把自己的头发剪下一绺,沾上口水,在我头上摩挲,那样很是舒服的。如头发团子越揉越紧,就说明我有“阴气”。信迷信的爷爷奶奶就到土地庙烧香磕头,有时还为我喊魂。真是巧得很,在我长到20岁之前,我没吃药打针,按爷爷奶奶的话说,是他们抱佛脚的虔诚为我捡来的一条命。

记得我高中毕业后到园林场当工人,那时我体弱嫩肩,只有17岁。场里要割果林间的麦子,我分了好几亩,就偷偷跑回家在奶奶面前撒娇:奶奶,我好苦哇,天天锄草把手弄了好些血泡,好疼啊!奶奶吓坏了,抚摸我的手,眼泪都出来了,口里连声唤着,我的儿、我的乖……到了第二天,奶奶就穿着一套旧布衣,挎着一个竹篮子,那里面放着爷爷熬夜磨得锃亮闪光的镰刀。果林场离我家10多里路,50多岁的奶奶,每天早去晚回为我割麦子。

最使我难忘的是我在农村结婚的前几天,和女友到沙市买音响回来,天色渐晚了。那天漆匠为我漆好床桌柜子,那上面黏糊糊的。正在我和女友愁那夜怎么办时,爷爷奶奶的脸上含着笑,抱来两捆稻草,铺在房间一隅,还铺了床棉絮,罩上垫单,放下一床厚棉被。过会儿,奶奶悄悄推门进来,手里托着个胖乎乎的枕头,意味深长地一笑,便朝地铺上一抛,就微笑掩门而去。我望着红着脸垂下头的女友,心里热乎乎的。

爷爷去世后,奶奶被拆了伴,一下子苍老许多,本来躬着的腰更弯了,走路摇晃晃的,像快要摔倒似的,那年奶奶的精神愈来愈不行了,连摔好几跤后,胳膊也摔断了,鼻脸也摔青了,走路都是摸着墙壁挪步子。那天,她从床底抖抖地摸出一个布包,解开后露出一些叮当当的银圆给我爱人。奶奶说这是爷爷的母亲传给她的,共21块,有一块爷爷在世时送给小妹打了手镯,还有20块应该全部传给我母亲。但还是心疼孙媳妇。后来,因我家经济困难,在我的儿子读小学时,听我为儿子报名费为难时,奶奶从枕头底下掏出

